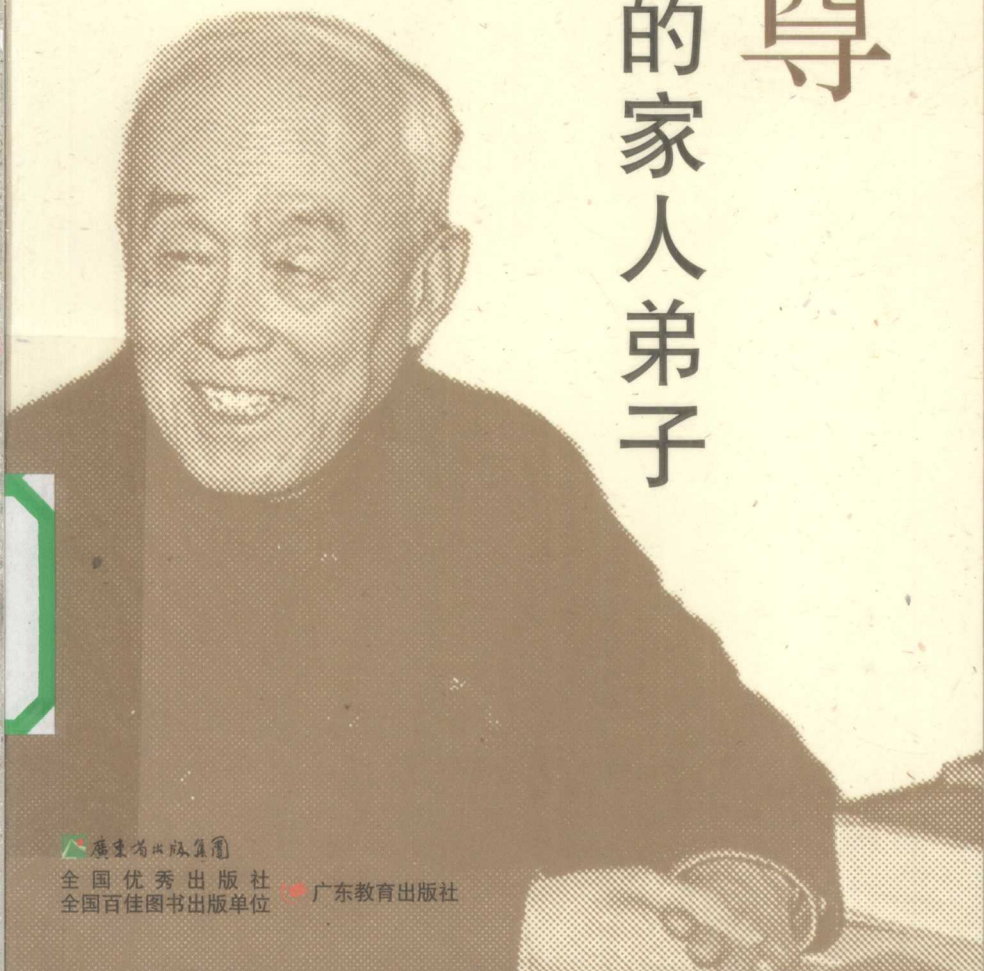


● 国学传承丛书

华梵共尊

季羨林和他的家人弟子

主编◎卞毓方



广东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国学传承丛书

华梵共尊

季羨林和他的家人弟子

主编◎卞毓方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梵共尊：季羨林和他的家人弟子 / 卞毓方主编.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4
(国学传承丛书)
ISBN 978-7-5406-7838-8

I. ①华… II. ①卞… III. ①季羨林 (1911—
2009) —回忆录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4911 号

策 划：何祖敏
责任编辑：黄红丽
责任技编：肖作勤
装帧设计：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510075

网址：<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24 开本 11.75 印张 235 000 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 978-7-5406-7838-8

定价：29.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020-87621848

序

我写过三本关于季羨林先生的书，分别是《季羨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羨林》，以及《季羨林图传》，加起来，将近八十万字，倘若要把它们浓缩成千字文，我想，不妨就挑两则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天高气爽的秋日，适逢大学开学，北京大学的校园内，人来人往，一片繁忙。一名新生守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站在道旁发愁。他应该先去系里报到，但是他找不到地方。再说，带着这么多的行李，也不方便寻找。正在这当口，他看到迎面走来一位清清瘦瘦的老头儿，光着脑袋瓜，上身穿一件半旧的中山装，领口露出洗得泛黄的白衬衣，足登一双黑布鞋，显得比他村里的人还要乡气，眉目却很舒朗、清亮，老远就笑眯眯地望着自己，似乎在问：你有什么事儿要我帮忙的吗？新生暗想：老头儿瞧着怪熟悉怪亲切的，仿佛自家人一样。这年头儿谁有这份好脾气？莫不是——老

校工？他壮着胆儿问了一句：“老师傅，您能帮我提点行李吗？我一人拿不动。”老头儿愉快地答应了。他先帮新生找到报到处，然后又帮他把行李送到宿舍，这才挥手再见。数天后，在全校迎新大会上，这名新生却傻了眼。他发现那天帮自己提行李的老头儿，此刻正坐在主席台上，原来他不是什么工友，而是著名的东方学教授、北大副校长季美林。

第二个故事是：1995年5月，某日凌晨四点，季美林准时起床，到对面单元的书房写作。数十年如一日，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作息制度。从前上班时，是为了抓紧清晨这段黄金时间；如今退休了，则完全凭惯性，凭本能。笔耕到六点半，他肚子饿了，想吃早点，奇怪，书房的门，不知怎么从里面锁死了，拧来拧去，愣是打不开。这时节，季美林叔母、老伴已经相继去世，儿子早已分居，家里只有一个保姆。季美林考虑年轻人起得晚，不想吵醒她。怎么办？身困斗室，他灵机一动，想到了通往外界的窗子。季美林住的是一楼，朝南有一扇大窗，探头看了看，离地面不足两米。嗨，就这么点高！季美林雄心犹在，他毫不犹豫地爬上窗子，纵身就往外一跃。这一跃非同小可，要知道季美林已经84岁，过路的人惊讶地停住脚步，问长问短，邻居闻声也过来打探原委。季美林说明情况，并讲：“从上面看并不高，跳下来往上看真不矮。没有伤着，就是脚跟有点疼。”当时没觉着什么大碍，过一会脚跟就肿了。隔天在郊区有一个会议，旁人劝季美林取消，他说：“和人定好的事，哪能随便爽约。”坚持着一瘸一拐地赴会。如是又过了几天，脚疼仍未好转，在别人的坚持下，他到医院照X光检查，你猜怎么着？乖乖，脚跟的骨头摔裂了一条缝！

第一个故事彰显出季美林的朴实、平易，如今，已成了他的招牌形象。第二个故事点出了季美林的勤奋和霸道，正是凭着这样一股冲劲，他才能在八十之年老树著花，跃为一代学术宗师。

谨以此为序。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序	1
儿子眼中的父亲	季承 1
我与舅舅	弭金冬 63
爷爷的伟大在于他的平凡	季清 79
借书	季清 90
外公的女儿情	何巍 95
继往开来，华梵共尊	[印度] 谭中 101
凝望远去的背影	[印度] 墨普德 113
师恩如父	王邦维 116
东方思想应该世界化	王岳川 119
又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郁龙余 142
以荷相传	林江东 154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刘建 160
读研往事	薛克翘 170
爱国·孝亲·尊师·重友	梁志刚 177
心有良知璞玉的长者	王秀平 213
永远的怀念	康曼敏 217
做一名合格学生	王华章 224

华梵共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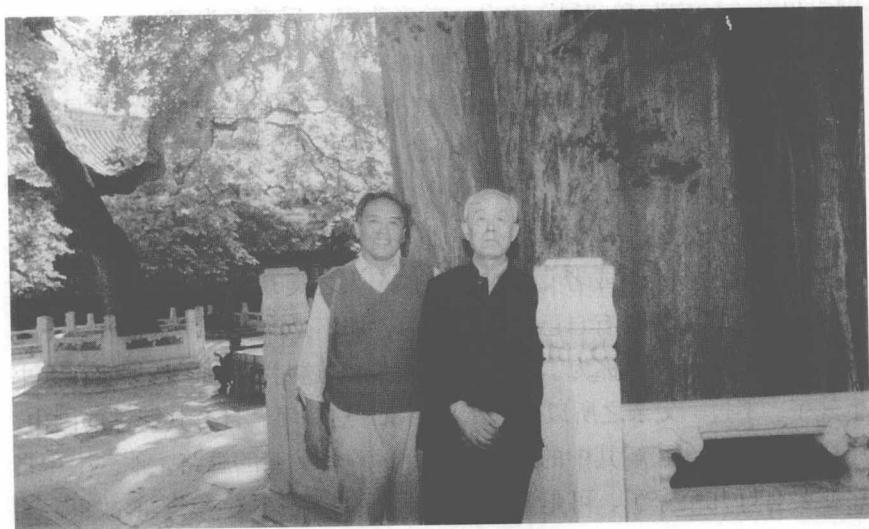
雍容依然在，华章见大爱·····	刘永瑛	228
我的冲刺点在80岁以后·····	杜文忠	234
季羨林与他同时代的大师们·····	卞毓方	243
美文的魅力·····	胡光利	250
1999年6月5日记忆·····	王瑞起	256
慈祥长者 一代严师·····	赵永发	262
音容长在 风范永存·····	章宗阳	264
点滴追忆·····	柏永生	267
怀念我们最老的校友·····	张亦云	273
后记·····		277

儿子眼中的父亲

季 承

季 家 渊 源

长时间以来，大家关注我的父亲季羨林先生，关注他的一生，他的成长历程，他的成就，他的感情生活等等，当然也关注他的家庭。作为一位世纪老人，他的一生可谓传奇。从一个整天光着屁股在沙土地里打



季羨林与儿子季承

滚的农村娃到一位大学问家，受到人们的崇敬和赞仰，他的成长和人生经历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家庭。可是对父亲来说什么是家，父亲的家又是个什么情形，家庭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和家庭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诸多问题，大家关心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我就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一家的故事。

说起家，父亲曾在他的一篇题名《回家》的散文里写道：“什么叫家？以前没有研究过。现在忽然提了出来，仍然是答不上来。”他说答不上来，其实对于什么是家，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概念，只不过不尽相同罢了，父亲自然也不例外。其实，家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在我国的甲骨文里已经就有“家”字了。肯定地讲，在那个时候，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家这个基本组成单位。至于家的准确概念和含义是什么，根据古人的解释，不外有两点：一是居住的地方；二是有家的主人夫妇存在。《说文》里面说：“家，居也。”强调的是居住的场所。《周礼·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就有郑玄的一个注解：“有夫有妇然后为家。”说的是家不仅是住处而还应该有夫妇在。延伸一下，既有夫妇，必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大家住在一起就叫做家了，而一个人住在一个地方是不能称之为家的。所以中国字里就有“家”和“居”之分，前者为家，后者不为家。

父亲也曾试着对家下过定义，他说，“家是比较长期居住的地方”。他这个定义，强调了居住场所，说的恐怕是他一个人住的地方。这显然和他长期一个人生活的经历有关。不过，对于像父亲那样一个人到处为“家”的情况，容他把自己久居之处说成家，可以起到聊以自慰的作用。因为，一个人走到一地，寻一处房屋，居住下来，时间长久，就视此处为家，尽管没有夫人或者丈夫甚或其他亲人之类，也说得过去。四海为家，离群独居，只要有自己的事业可为，那不是家又如何称谓呢。如果真的把自己的住所，称为“居”，见人就讲：“这是我的居处。”实在太书生气了。不过，父亲之所以如此定义“家”这个字，自有其特殊的因由，您读到后面就会了解其中的原委。如此，顺着父亲的思路，他一生中自然就要有好几个家了。可是，我这里要说的“我们这一家”的故事，当然不会是单指父亲一个人和他生活的居所，而主要的是指包括父亲在内

的和我们血缘关系和亲密交往的亲人。这个家也就是父亲从六岁开始，他与之一起生活、成长直到晚年的我们这个家。现在我想要讲的就是这个家的故事。

季家，是山东清平县王里长屯的大家族（过去一直误为五里长屯）。远祖系何人、来自何处，已无确切说法。一曰，系远古颛顼帝之孙陆终氏之子季连；另曰，春秋时鲁桓公之子季子友为季氏远祖；又曰，季氏可能是源于周之八士之一的季随，等等。季氏属地大概在渤海郡，即今河北沧县一带；也有说山东、安徽的。不管怎样，季氏好像很有点来头，这倒使我这个后人感到一丝骄傲。不过最近在山东省苍山县却发现了四大册季氏家谱，据载季文子是季氏家族的远祖，他的墓也被找到，县里还专门派人来京，请父亲题写了“季文子之墓”几个字。季文子就是季孙行父，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68年，是春秋时鲁国正卿，执政达33年之久，是一位极为廉洁的臣子。看来，以季文子作为季家的远祖似乎更可靠些。

山东清平季氏，到清朝末年，也就是19世纪末的我祖父那一辈，已经传到第九代。后来我曾祖父兄弟二人，汝吉、秀吉，从王里长屯迁到了附近的官庄。官庄得名的原因，是那里曾经出过一位举人。祖父一辈共有亲兄弟三人，在季家十一个堂兄弟中分别排行七、九、十一。我的祖父排行第七，称七爷，名嗣廉；我的叔祖父名嗣诚，字怡陶、化斋，大排行第九，称九爷；十一爷名号不详，都称呼他一叔，早年就送给了王里长屯姓刁的人家。大大爷、二大爷没有外出，三爷、四爷、五爷、六爷、八爷、十爷都下了关东，除八爷曾经到济南看望过九爷外，其余的几位都没有消息，不知所终。在我的记忆里，八爷曾去济南看望过叔祖父，我见过他。只记得，他头上裹着一块白布巾，肩上挎着个白布包袱，进门就地磕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从东北回老家路过济南的。那时老家的亲人，以为他在东北发了财，要他回去生活。殊不知他并没有发财，依然穷困。到家看过之后，便又回东北去了，以后也没了消息。他在济南的几天，给我（作为一个小孩子）讲了许多在东北深山老林打老虎、抓狗熊和挖人参的传奇故事，使我铭记不忘。他说，人参是活的，

平常看到的样子像一个小孩，光着身子，穿一件红兜肚，在深山密林里到处行走，很难跟踪。一旦发现了人参，就要立刻在它的茎上拴上红头绳，并要高呼一声“棒槌！”否则它会立刻逃之夭夭，休想再找到它。打老虎和抓狗熊，一般都是用挖陷阱的办法，但是要做好陷阱也很不容易。关键在于伪装，不能让它们看出任何一点破绽。上面要放上一只兔子、野猪之类的动物，最好是活的。陷阱里都要装上机关，老虎或者狗熊一旦落入陷阱，如被机关卡住，则容易处理，否则如何缚住它们也是很困难的。记得我被他所讲的故事迷住了，很想也跟他去东北大森林里挖人参、打老虎。

在老家官庄，我的祖父和叔祖父，同样由于贫困，实在无法生活下去，被迫到济南谋生。

祖父、叔祖父在济南究竟怎样奋斗，究竟干了些什么营生，不用说我，就连我父亲也不清楚。只听说他们曾卖过苦力，拉过人力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后来，叔祖父凭着自学得来的知识考上了“武备学堂”。他虽然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但由于聪明过人，得以自学成才。他读过大量的古文典籍，能撰文、做诗、填词，还能制印，又写得一笔好字，考武备学堂当然没有问题。另外，父亲后来对我说，叔祖父很会来事，他把时任武备学堂教官马某的女儿娶来做妻子，拉上了一个重要关系，也是入取学堂的重要原因。马家的女儿长得丑（但我见过她的照片，似乎并不能算丑），出嫁有困难，叔祖父却偏偏娶了她，这给叔祖父提供了一些方便。“山东武备学堂”成立于1902年，学生虽然算行伍，毕业出来也可以担任文职，可以有稳定的饭碗。叔祖父学的是测绘专业，毕业后在黄河河务局谋了一个差事，还比较称心如意。这时祖父和叔祖父商量，由叔祖父在济南挣钱，他则回到老家维持门户。大约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叔祖父有一次高兴，对我讲起了后来大约发生在20世纪初的事情。他由于不善奉承，且自恃有点文化和技术，有两下子，在河务局和上司相处不太融洽。为时不久，他就失掉了工作。之后，便流落到东北一位朋友家。工作无着，闲住无聊，身上花得只剩下四块大洋。有一天他去街上闲逛，走到该城南门外，见一家杂货店在售彩票，是为赈济湖北水灾而

发行的。他豁出去了，就用两块大洋买了两张彩票。过了几天，他又去街上闲逛，看见那家杂货店挂出了大字横幅，上面写着“本店售出头彩”几个大字。中奖的号码就写在底下。这时他想起了几天前无意中买的彩票，急忙回去拿来核对，只见其中一张上的号码似乎与那头彩号码相似。他沉下心仔细核对，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千真万确，他的那张彩票就是中了头彩！头彩是四千大洋。没过几天，就有人推着独轮车将四千大洋送到他寄住的朋友家（这个故事版本很多，我这里写的是叔祖父亲自对我讲的，应该比较可靠）。

消息不胫而走，霎时间便有许多朋友前来贺喜，真是络绎不绝，难于应付。随后贺喜者越来越多，且永续不断。贺喜很快就变成了讨借。借钱的人也越来越多。没多久，叔祖父的钱便消耗掉了许多。而且，巨款放在朋友家也很不安全。叔祖父见大事不妙，便酬谢了朋友，将钱汇往济南，自己也回济南去了。

当时，叔祖父在济南还没有家。他发了财，回到济南后仍到黄河河务局工作，接着便和马教官家的姑娘名叫巧卿的结婚。他租的就是马家的房子，地点在济南南关佛山街中段柴火市对面，与姓彭的人家住前后院。叔祖父和夫人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素秋，又称秋妹，以后随着家谱又改名惠林。叔祖父把一部分钱弄回老家，让他的哥哥，我的亲祖父，在那里建房置地，建立后方基地，准备振兴季氏家族，延续季家血脉。

关于我祖父在老家的所作所为，父亲在他的《灰色的童年》里有比较隐讳的叙述：“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招待四方朋友。”价钱究竟怎么个“荒唐离奇”法呢？据叔祖父和父亲对我讲，既然有了钱，祖父执意要盖砖瓦房。要知道在鲁西平原黄河泛区的官庄，虽然当地的土质是黏性土壤，适合烧砖造瓦，但那个年代砖瓦价钱是很高的。祖父要盖一座气派的四合院，东西南北四房各五间，砖瓦很难买到。于是，他就出大价钱，引诱人家拆掉自己的房子，将砖瓦卖给他。价钱究竟多高，无从考察，但是可想而知一定会很高的。再就是他招待朋友的方式也很离奇：他要显示自己有钱，便常走到集上，在

饭馆里宣布：“今天在座各位尽情吃喝，饭钱、酒钱，都包在咱季七爷身上啦！”真是一派暴发户加山东好汉的气派。后来他又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输钱自不必说。在济南的叔祖父，鞭长莫及，管不了他。就这样，没过多久，房子虽然建起来了，但叔祖父弄回去的钱也就让他糟蹋光了。接下去，为了摆阔和赌博，他就掉过头来拆自己的房子，卖砖卖瓦、卖地，最后只剩下一座西屋没来得及卖掉，至今仍矗立在原地。于是他又恢复了往日那一贫如洗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1911年，父亲出生了。他的小名起先叫喜儿，因为是男孩嘛。过了十天，城里的秋妹降生，于是又把小名改成了双喜。后来又有两个妹妹出生，就是昵称香妹的大妹妹和名字叫淑林的小妹妹。大妹妹压根就没有起名，一直就叫香妹。叔祖父在济南有了家，可是这个家没有男孩，只有秋妹一个女孩。那时，我父亲正在家乡的黄土地里玩耍。1917年，在父亲满6岁的时候，叔祖父和祖父商量，要把他从家乡接到济南，为的是让这个独根的男孩好好读书，维持生计，传承子嗣。祖父哥儿俩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要给我父亲娶两房媳妇，农村里一房，城里一房。农村的媳妇生的孩子（最好是男孩）归祖父，城里生的孩子（更希望是男孩）归叔祖父。这样，父亲就坐着驴车由自己的父亲给送到济南城里来了。于是，济南叔祖父的家里就有了四口人：叔祖父母、他们的女儿季惠林和我父亲。后来，父亲的小妹妹季淑林也来到济南，就成了一个五口之家。香妹没有进城，一直在农村生活，后来嫁到了善董庄董家。

父亲在城里读书长大。他对来济南后直到他去德国留学这段时期的生活有许多叙述，我这里不再重复。值得说一说的是，生活中的这一变化，给幼年的父亲情感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而且影响终生。当他懵懵懂懂地来到山东省的首府济南的时候，那真如同到了天堂，城市的一切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生活立刻发生了巨大变化。梦寐以求，被父亲视为龙肝凤髓的白面馒头，即所谓“白的”，吃起来自然不成问题，衣着上也城市化了。可是，生活上改善了，精神上的压抑却使他难以忍受。生活在叔父和婶母的关照下，父亲感到极端的拘谨。叔父脾气“乖张”（这是父亲对我讲的），婶母心眼狭小。婶母对待这个不

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即便是男孩，和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相比，大有区别。叔祖父虽不是一个恶人，也无意另眼看待自己的亲侄儿，可是叔祖父天性使然，为人极端严肃刻板，平日总是板着脸，很难看到有什么笑容。如父亲所说，叔祖父只有在酒足饭饱后打麻将牌时和了一个满贯，才有笑容。这一则是个性，一则恐怕是出于环境的压力——他进城后遭受的困境太多，身上承受的压力太大。父亲来到城里叔祖父家，可是并没有履行过继手续，因此父亲仍称呼叔祖父和叔祖母为叔父、婶母。这本身就有点“见外”的意味，不像我和姐姐从小就称呼他们爷爷、奶奶。不久之前，父亲在和我忆旧的时候，说起了当年他进城的事情。他说，婶母对他另眼看待，不给他做衣服，即便做，给她亲生女儿用的料子是府绸，给他用的却是粗布，那是一种质地粗糙、价钱很便宜的布料。他每天要花三个铜板才能吃饱，可婶母偏给他两个，父亲只有饿着肚子，而且每天要钱都是一个难题，年幼的父亲每每要酝酿良久，鼓足勇气才能开口。另外，由于秋妹嫁的人家是济南富裕大户弭家。婶母总是赶着父亲到西关上元街秋妹家去，并不是让他去玩，而是去“朝拜”。父亲觉得



季美林妹夫弭菊田、妹妹季惠林

那是让他去献殷勤、去巴结，就很不乐意去，婶母对此极为不满。秋妹的丈夫叫弭菊田，是弭家的二大少爷，每次到佛山街岳丈家做客，少言寡语，不知客套。要离开的时候，说走拔腿就走，叔父便急忙跟在后面送客，情形十分狼狈，父亲看了很不以为然，因而对叔父和弭家的人都有看法。像这些小事，父亲一直装在脑子里，八九十年后还会提及，可见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由此还可以推断，当时一定还有更多的事情使父亲耿耿于怀的。这些看上去极为琐细的事情，在无形中影响了父亲童心的发展。父亲曾经说过：“我不能说，叔婶虐待我，那样说是谎言；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歧视……时间一长，性格就会受到影响。”他还对我说过，对叔祖父他只有感激，没有感情。而对于叔父将他接到城里来，他虽然满心感激，但是对于这件事，究竟如何看待，他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想好。接他进城，就只因为他是一个男孩，要为季家传宗接代，否则他会一辈子待在乡下。进城可以读书，可以发达，但是要抛别父母，受人歧视，寄人篱下。要是让他自己选择，他会选择什么呢？

既然把父亲接进了城，叔祖父的一件大事就是要给父亲成亲。那时我们家住在佛山街中段柴火市对面的地方，租用的是马家的房子。整个院子呈长方形，前院由季家居住，后院由彭家居住。彭家的来源我不甚了解，据说是发源于南方的大姓。当时彭家有四位兄弟，彭家的二大爷和二大娘除了生有我的大舅、三舅、四舅而外，还生有三个女孩，就是我的大姨、二姨、四姨。四大爷，也就是我的亲外公，生有一个男孩，就是我的二舅，还有一个女孩，就是我的母亲，排行第三。还和续弦的夫人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我的五舅。所以总起来说，我有五个舅舅，三个姨。当时，我父亲和这四位姑娘同院居住，虽然是前后院，但交往仍然颇多。论美，父亲最为称赞的是叫做“小姐姐”的二姐，说她的形象“不同凡俗（的）标致”，用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来形容，都嫌不恰当，甚至可笑。为此，在数十年后的2002年，他竟选了数首宋词进行描述，可见他对二姐的赞慕。为了方便读者，这里我把父亲引的四首苏东坡的词附在下面：

江城子

腻红匀脸衬檀唇，
晚妆新，暗伤春。
手捻花枝，谁会两眉颦？

雨中花慢

嫩脸羞娥，
因甚化作行云，
却返巫阳。

三部乐

美人如月，
乍见掩暮云，
更增妍绝。
算应无恨，
安用阴晴圆缺。

鹧鸪天

罗带双垂画不成，
殢人娇态最轻盈。
酥胸斜抱天边月，
玉手轻弹水面冰。
无限事，
许多情。
四弦丝竹苦叮咛。
饶君拨尽相思调，
待听梧桐叶落声。

不过赞慕归赞慕，他可没有想娶她的想法。因为，父亲颇有自知之明，按他自己的说法，当时的他“语不惊人，貌不压众，只不过是寄人篱下的一只丑小鸭”，不敢有非分之想。那时，父亲尽管“仍然处于丑小鸭阶段”，可是和被称作“荷姐”的四姐的关系非常好。四姐“虽然比不上她姐姐

的花容月貌，但看上去也赏心悦目、伶俐、灵活，颇有些耐看的地方。”她经常到前院和父亲聊天说笑，恐怕心里也已经有意于父亲。在那个年代，男女即便已经相互爱慕，也只能心照不宣。在父亲的心里，四姐就是他心里想望的理想夫人。在四姐的心里至少也是喜欢父亲，并愿意嫁给他的。但是，这种事情哪能够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荷姐的母亲二大娘看不上丑小鸭，因为那时叔祖父并未发达，父亲刚从农村来，土气未消，貌不出众，她哪能把自己的亲女儿嫁给这么个农村娃。而叔祖父也不知道侄子已经有了意中人，当然不会去指婚、撮合。于是两家议定，将四大爷的女儿三姐彭德华嫁给父亲。其中原因，虽然不能摆在桌面上，但是后来从四姐嫁给了殷实富户的子弟刘少言家的情形来看，便可以推测，那是二大娘偏心眼的结果。后来，当父亲从德国留洋回来，成了博士、教授，而刘家已渐行破落，那时便有人说，三姐命好，有福人不用忙，称赞母亲嫁得好。这是后话。这样，1929年，父亲便与母亲结婚了。说起来，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可是却影响了父亲和母亲的一生，它其实并不是什么“福”，却成了我们这一家的“隐患”，说它是“祸”也不为过，由此而发生的具有悲剧色彩的故事，随着年月的逝去，便逐渐显现出来。

1930年父亲考入了北京清华大学。在这之前，在他高中毕业以后，曾经在济南考过邮局的差事，可是竟然没有考中。去邮局做职员，是叔祖父给父亲定下的人生目标。铁饭碗嘛！但是，一个在高中里连续三年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的学生，竟然考不上邮局的小职员，这是不可思议的。就这个问题，在医院里我曾经问过父亲，以他当时的学习成绩，为什么没能考上邮局职员？他说已经记不得是什么原因了。不过有一点他当时就很清楚，那就是他实在是不愿意去当那个邮局职员。我猜测，一种可能，是父亲弄虚作假，故意让自己考不取；另一种可能就是有人走了后门，把父亲给排挤掉了。当然，他那时候并不知道，不去邮局做职员，而去读大学，他这一辈子的前程就会大不一样。那时候，父亲虽然胸无大志，但也不愿意在邮局里度过自己的终生。当时，一般家庭大半不要求子女深造，读完了小学、初中最多是高中，就去谋个小职员的职业，最